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文藝副刊

海韻

花開一場

吳小林

所有的花  
都遵從神的旨意  
開得熱烈而芬芳  
我從你的身旁經過  
聽到了  
一些閒言碎語  
那是關於  
未來與未來的對話  
有些人從來不在乎  
他們匆匆而過

血的顏色  
印在我的掌心  
我曾經為一朵  
飄落的花而流淚  
就這樣吧  
有人要把  
今生的記憶全部抹去  
而我一再回頭  
回頭看看那些  
曾經風華正茂的年紀  
就讓那些開過的花  
再開一次吧

有些光柔軟而溫暖  
那些跳動的文字  
成了我生命的絕唱  
我鋪開一張紙  
想給你寫一些心裡話  
然而，落筆不成文  
你卻成了我的過客  
該寫的遺言  
已刻成了圖章  
今夜，誰在你的身旁  
你不用擔心  
有人已經為我搭建了一場豪華的道場

泥火爐的溫暖時光

劉忠民

泥火爐和冬天一起出場，它們既是一對相伴相生的好兄弟，又是一對相生相剋的死對頭。當秋風掃盡落葉，寒冷從窗縫鑽進教室，啃咬我們手腳的時候，泥火爐挺身而出，不動聲色地履行著自己的使命——與寒冷對抗。

我們的泥火爐並不華麗，甚至有些粗糙，它是于老師用了大半天的時間砌起來的，壘築它的不是昂貴的紅磚，而是于老師在夏末秋初用地頭的黃泥和木板模具脫出來的土坯，最初，它們是兩排比我們還整齊的軟泥，待吸足了陽光和秋風的力量後，立時變得稜角分明，異常堅硬。于老師在砌築的時候，舞刀揮抹，不但用黃泥粘貼彌合了縫隙，還把它的週身塗抹得平平整整、光滑可鑒，再安上幾節雪亮的鐵皮爐筒，拐個直角，衝出窗外。就這樣一番努力下來，猛然挺立在教室中央的泥火爐，成了我們與寒冷對峙的利器。

我們的學校四周是廣袤的田野和稀疏的草木。冬天，寒風如刀，雪花紛飛，整個世界都被肅殺的風和紛飛的雪主宰著，冷得讓人發僵，我們把一捆捆蒿草、枝柴，一筐筐的木疙瘩運進學校，以滿足泥火爐碩大胃口的需要。

每天，于老師都是最早打開教室的人，他用蒿草小心翼翼地引著泥火爐肚子裡的柴末枝，然後架入木疙瘩，隨著一縷青煙的裊裊升起，教室裡瀰漫著淡淡的柴火香，泥火爐胸膛裡火光跳躍，愈燃愈烈，它的週身迅速燥熱起來，教室仿佛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充溢，變得溫暖、生動、快樂起來。

課間休息時，我們紛紛圍坐在泥火爐旁，伸出凍得通紅的

牆根下的光陰

賈炳梅

每天忙完家務出門，總是時已近午。當空高懸的冬日太陽，猶如慈悲的老人，收斂了灼熱，只把一片溫墩墩的光鋪灑下來。巷道石壩下那片空曠處，被染得似燒紅的火爐般亮堂，路側石壩根那一排老人，也一同被攏在這溫煦的光暈裡。

有太陽的日子，這些老人總會準時出現在這裡。他們挨著石壩根坐成一溜，像棲在電線上的麻雀，安靜而滿足。石牆被曬得發燙，那熱氣透過厚厚的棉衣，直往骨子裡鑽。老人們微闔著眼，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聲音輕得像在夢裡囁語。

石壩上方，老核桃樹只剩光禿嶙峋的枝幹，保持著貫有的姿勢沉睡著。旁邊那棵石榴樹雖已葉片盡落，細枝上卻招搖地掛著幾顆碩大的石榴，在風中輕輕顫動，彷彿在這遠遠地呼應著老人們的話題。

那位總坐在輪椅上的大媽，目光呆滯地望著每一個過路人。陽光照在她梳得整齊的銀白髮髻上，泛出珍珠般的光澤。緊靠輪椅坐著的大爺，想必是她的老伴。他

側過身子，將保溫杯遞到她嘴邊。大媽機械地喝了幾口，便抵緊嘴唇。大爺微笑著收起杯子，攥緊杯蓋，仔細地放回輪椅後的手袋，又取出手巾，輕輕擦去她嘴角的水漬。那份滿含慈祥的憐愛，讓我不禁想起當年的父母，眼眶忍不住一陣發酸。

石壩下那戶人家的男人推著童車來到老人們的面前，半蹲著逗引孫子與老人們互動。他衣兜裡的半導體正哼唧呀呀地放著秦腔。最邊上那位鬚髮皆白的老頭咧嘴對著嬰孩點頭，隨即跟著哼唱起來。漏風的牙齒讓唱詞斷斷續續，卻哼出了別樣的韻味。童車裡的孩子被逗得手舞足蹈，發出咯咯的笑聲。

幾位年紀相仿的大媽圍坐成半圓，正聽一位滿臉褶皺戴著毛線帽的老人低聲絮叨。她表情豐富，時而掩嘴竊笑，時而搖頭歎氣。「……身在福中不知福吆……」走過她們身旁時，這斷斷續續的歎息混著刺眼的陽光，讓我的腳步不由地打了個趔趄。

拐彎處陽光最盛的地方，坐著兩位老爺子。一位眯眼昂頭抵著石牆，讓陽光均勻地鋪滿全臉。那張黝黑佈滿皺紋的臉，像一張攤開的烤糊的煎餅，寫滿沉浸式的

享受。另一位雙手扶著拐杖，垂著頭，下巴抵在手背上，似在打盹。當我輕輕從他們腳邊經過時，昂頭閉目的老爺子眼皮微微顫動，垂首的那位抬起下巴瞥了我一眼，又緩緩垂下。

忽然就想起母親說過的話：人老了，就像冬天的樹，看著枯了，根卻還活著，在土裡默默等著春天。這些老人坐在這裡，大概不單是為了取暖，而是在用最後的光陰，守護著一種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那種緩慢的、陳舊的、帶著泥土氣息的生活吧。他們何嘗不是一本本活著的日誌，每道皺紋裡，或許都藏著一個遠去的、讓他們回味無窮的故事……

走過這段陽光充沛的壩根，我忍不住回頭。陽光依然暖暖地照著石壩上的那棵老核桃樹，照著掛著果實的石榴樹，照著每一位老人。我知道，只要明天太陽照常升起，他們還會來這裡——在這面斑駁的石牆下，繼續坐著，暖著，把一天天的光陰，坐成一首安靜的長詩。

而我，也將一如既往地穿行在這樣的詩行裡，感受生命最樸素也最厚重的力量，讓自己的日子，亦染上這般詩情畫意的自在與愜意。

## 郎朗：從北京鳥巢到米蘭聖西羅，音樂之聲連接東西

中新社米蘭2月7日電 當地時間2月6日晚，2026年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開幕式在米蘭聖西羅體育場舉行，中國鋼琴家郎朗與意大利歌者同台演出。這位享譽世界的鋼琴家繼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再登奧運會開幕式，被米蘭冬奧組委稱為「連接不同文化、世代與世界的橋樑」。

再登奧運會開幕式有何感受？如何看待米蘭冬奧會「和諧」主題？體育和音樂有何共通之處？郎朗就相關話題在米蘭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北京奧運會到米蘭冬奧會，時隔18年再登奧運會開幕式有何感受？

郎朗：兩次感受非常不一樣。2008年的演出是在中國，那時我才20多歲，心中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感覺：好像自己代表著中國新一代，正在走向成熟、走向世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演出經歷對我來說終身難忘，也很難和其他開幕式做直接對比，因為它太特殊了。

這一次再回到奧運舞台，我會更有經驗。北京奧運會後，我參與過世博會開幕

式、亞運會開幕式等大型活動，尤其對體育大賽開幕式的節奏更熟悉。

這次開幕式和老朋友塞西莉亞·芭托莉（Cecilia Bartoli）搭檔，我從演出位置上可以和她對視。這是她第一次參與奧運會開幕式演出，而我有一些經驗，我告訴她不用太緊張，平時怎麼樣就怎麼樣。所以從一定程度上說，這一次我會輕鬆一些。

但冬奧會開幕式也有難點。冬天演奏時手容易冷，來到米蘭我也比較擔心下雨帶來的濕冷，手如果被凍到，就會影響發揮。到演出前最後一刻，我才把手套摘下來。

中新社記者：作為聯合國和平使者，您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用音樂傳遞和平理念。本屆米蘭冬奧會開幕式以「和諧」為主題，如何讓這一理念更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理解？

郎朗：在意大利做這件事可能相對容易，因為意大利歌劇中有很多旋律在世界範圍內為人熟知，比如《今夜無人入眠》《塞維利亞的理髮師》，你可能說不出它來自哪裡，但你一定聽過，因為旋律本身就很容易被理解。意大利藝術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因

此，這場開幕式演出可能更容易被看懂。

開幕式音樂用了大量意大利歌劇元素，但又做了很多改編，比如對音樂進行了電子化、流行化的處理。威爾第、羅西尼、普契尼這些歌劇巨匠的作品不斷穿插進來，整體氣質很和諧。

這次我和芭托莉合作演繹奧林匹克會歌，也進行了全新改編，其間我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當來自世界各地的護旗手走在一起，當奧林匹克會旗升起，我覺得這象徵著和平，是很溫馨的瞬間：不同的人在同一面旗幟下，同一段音樂中走到一起。

中新社記者：音樂和體育有什麼共通之處？如何理解音樂在這樣一個全球體育盛會中的獨特作用？

郎朗：音樂和體育有很多相似地方。首先都需要時間的沉澱，需要人們擁有強大的意志力和毅力。尤其是冬奧項目往往具有一定冒險性，甚至有些極限運動的意味，運動員的挑戰精神讓人敬佩。

對我來說，二者相通之處還在于執著的追求以及純淨的內心。運動員就要力爭做到最好，演奏也是一樣。在舞台上全神貫注，

人會變得單純，雜念也會少很多。

對於冬奧會開幕式，我的想法很簡單：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們對於和平的期盼，把這份善意通過音樂傳達出來，留下一個溫暖的瞬間。

中新社記者：米蘭冬奧組委稱您是「連接不同文化、世代與世界的橋樑」。如何看待這種橋樑作用？在促進跨文化交流方面，您有哪些經驗可以分享給年輕一代的中國文藝工作者？

郎朗：當我出現在國際舞台時，西方觀眾往往會意識到我來自中國、來自東方文化。和西方觀眾接觸越多，就越容易拉近彼此距離，也更容易理解、尊重對方。

比如在卡內基音樂廳，我們曾舉辦文化藝術活動，通過音樂會、畫展等形式展示中國文化，幫助當地觀眾更迅速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

我還記得有一年在那裡，我彈奏鋼琴，我的父親拉二胡，我們合作演奏《賽馬》。二胡的聲音衝擊力很強，尤其在表演完一系列西方作品後，再出現二胡等民族樂器演奏的作品，效果很不錯。

Superior de Luxe 靈堂，擇訂二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時舉行出殯儀式，四時安奉聖國聖樂堂。

本會已派員前往慰唁家屬，並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祈願家屬節哀順變，保重珍重。

陳一匡級友於本級友會創會之初，長期擔任秘書長一職。凡章程擬訂、對外新聞撰寫、公函往來及請柬製作等事務，皆親力親為、任勞任怨，為級友會奠定完善制度與穩健運作的基礎。其為人謙遜誠懇，對級友之情誼始終如一，深獲同窗敬重與懷念。

哲人其萎，風範長存。陳級友的付出與身影，將長留眾級友心中，成為本會珍貴而溫暖的記憶。

### 中正23屆守望級友會 陳一匡逝世

菲律賓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三屆乙組守望級友會訊：本會陳一匡級友，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十五分，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遺體經火化後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士殯儀館 La Funeraria Paz 新廈樓下Superior de Luxe 靈堂，擇訂二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時舉行出殯儀式，四時安奉聖國聖樂堂。陳一匡級友才華洋溢，謙遜誠懇。噩耗傳來，本會同表震悼，深致哀思，並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 張王麗容丁母憂

菲律濱陳埭鎮同鄉總會暨總商會訊：本會婦女組副主任張王麗容鄉賢令萱堂、亦即副會長張長平鄉賢令岳母王銜五代大母蔡招治老孀人（祖籍晉江市新塘街道杏田社區），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歲次乙巳年十二月十九）晚廿二時，壽終正寢於家鄉新塘街道杏田社區本宅，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慈竹風悽。現設靈於家鄉新塘街道杏田社區本宅，擇訂二月十日（星期二/農曆十二月廿三日）上午出殯，火化於晉江殯儀館。盼返回家鄉的鄉僑撥冗前往吊唁。

本會聞耗，深表哀悼，獻花圈，發唁電，並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而盡鄉誼。

### 張王麗容丁母憂

陳埭鎮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本會婦女組委員張王麗容學姐令萱堂、亦即榮譽會長張長平學長令岳母王銜五代大母蔡招治老孀人（祖籍晉江市新塘街道杏田社區），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六日（歲次乙巳年十二月十九）晚廿二時，壽終正寢於家鄉新塘街道杏田社區本宅，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慈竹風悽。現設靈於家鄉新塘街道杏田社區本宅，擇訂二月十日（星期

二/農曆十二月廿三日）上午出殯，火化於晉江殯儀館。盼返回家鄉的學姐學長撥冗前往吊唁。

本會聞耗，深表哀悼，獻花圈，發唁電，並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而盡窗誼。

### 陳一匡逝世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本會前秘書長陳一匡老先生（原籍福建漳州龍溪），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逝世，享壽八十有一高齡。遺體經已火化，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士殯儀館新廈樓下DE LUXE靈堂，爰訂二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出殯，安奉於聖國殯儀館靈聖殿。

本會聞耗，深表哀悼，已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敬獻花圈輓軸於靈前，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 中正23屆 陳一匡級友辭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三屆、初中第廿八屆級友聯誼會訊 本會前理事長陳一匡級友，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二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十五分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噩耗傳來，級友無不震悼哀慟，深感痛惜。遺體經火化後，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士殯儀館La Funeraria Paz 新廈樓下

訃告

陳一匡

（福建漳州龍溪）

逝世於二月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士殯儀館新廈樓下DE LUXE靈堂

出殯於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時

李子康

（晉江金井鎮南江村）

逝世於二月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9號靈堂(SANCTUARIUM 209-MAGNOLIA)

擇訂二月十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出殯